

宋太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郭建勋 著

宋太祖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郭建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太祖/郭建勋著. —2 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175-6

I. ①宋…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000 号

宋太祖

作 者 郭建勋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54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锋芒初露降神驹	自古乱世出英雄	1
第 二 章	襄阳城潜龙遭忌	龙兴寺高僧传法	12
第 三 章	顺阳山初试身手	相国寺众人投军	20
第 四 章	倚香楼仗义救美	伏牛山降虎存君	30
第 五 章	郭威智取河中府	英雄暗醉温柔乡	38
第 六 章	汉主怀恨诛大臣	郭威乘势夺皇权	47
第 七 章	倚香楼强赎蛾眉	开宝寺戏占福瑞	57
第 八 章	周主被逼除异己	郭荣遂愿掌王权	63
第 九 章	王延嗣廷激辽主	周世宗亲征北汉	71
第 十 章	顺阳山奉命招降	周世宗初整禁军	78
第十一章	红颜真情蒙错爱	群雄仗义斗顽凶	85
第十二章	清流山喜得高士	六合城大败唐军	92
第十三章	恶梦成真丧贤妻	因缘巧合得良将	99
第十四章	周世宗再征南唐	刘仁贍死守寿州	105
第十五章	徐铉犯颜逞唇舌	李璟无奈割江北	113
第十六章	将军计夺瓦桥关	世宗误上病龙台	116
第十七章	万岁殿权臣相斗	陈桥驿黄袍加身	122

第 十 八 章	大道悔今方觉是	痴情儿女遁空门	131
第 十 九 章	宋主大屠泽州城	猛将速克扬州府	138
第 二 十 章	徐铉直言对宋主	陶谷出使逞风流	147
第二十一章	宋主重手整军队	太后临终立储君	152
第二十二章	老臣强谏斩戾将	太祖杯酒释兵权	155
第二十三章	赵普为相定国策	慕容力战殒潭州	164
第二十四章	御笔朱圈戏赵普	三千宠爱系宋妃	173
第二十五章	太祖挥兵征西川	老将临危定蜀中	179
第二十六章	受恩宠花蕊入宫	治顽劣皇子结亲	196
第二十七章	议后宫亲家失言	伐北汉太祖亲征	204
第二十八章	乘饥谨狂僧作乱	应谶言禅林遭难	217
第二十九章	施巫蛊香消玉殒	触龙威君臣生隙	230
第 三 十 章	偏安南汉一朝丧	飘摇南唐苟求全	236
第三十一章	卢多逊暗设圈套	宋太祖罢免赵普	242
第三十二章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251
第三十三章	定皇储光义遂愿	游故地太祖伤心	261
第三十四章	宋妃抱枕频传怨	烛光斧影叹萧墙	269

第一章 锋芒初露降神驹 自古乱世出英雄

后晋出帝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洛阳城东的旧校场上,一位高鼻深目、虬髯卷发的西域胡人,牵着一匹赤褐色的高头大马,边走边向周围的人吆喝着:“诸位,诸位,请看啊,真正的西域宝马!诸位请看……”

洪亮的声音,加上生硬有趣的汉语,立刻吸引了一大群人的注意。那些摆摊的商贩、游逛的闲汉,还有正在购物的市民、官兵、僧人,纷纷围拢过来。

这东校场乃东汉明帝时所修,纵横各一百丈,方正宽阔,是历代朝廷操演阵势、检阅军队的地方。只是到了唐末,天下大乱,战祸频仍,后梁、后唐、后晋各朝,忙于征战篡弑,更兼运衰祚短,无暇来此排阵阅兵,竟使这好端端的一座校场,荒草萋萋、雉飞兔窜,日复一日地凄凉破败。

最近两年来,这附近夹马营、驻马营、辖马营、健马营、客马营、新马营“东城六营”的住户,越来越多,而且多是些连年在外征战的将校的家眷。他们的子弟,好勇斗狠,都喜欢骑马射箭,舞刀弄棍。于是,那些外地来洛阳的商贩,在校场一侧设摊,经营刀剑弓弩、马匹马具之类的东西,生意倒也红火,渐渐地竟成一个并不冷清的墟市。

那个西域胡人不断地大声吆喝着,他身边围观的人也越聚越多,转眼间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不乏豪杰俊彦之士,也有不少泼皮。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集中在那匹马身上。

那匹马全身赤褐色,光泽油亮,犹如缎子一般,鬃毛黑而粗长;身高足有六尺五寸,前胸宽阔,臀部滚圆,四条腿修长有力;嘴唇、鼻头和眼圈的毛色略淡,接近于淡红色,显得年轻、剽悍、高贵。显然,这是一匹千里挑一的神驹!

不过,几位老到而又细心的围观者也注意到:这匹马的尾巴只剩下一半,身体左侧还有两道明显的刀伤痕迹。它站在那里,从来就没有安分过,两只前蹄不停地在地上踢、刨,嘴里打着喷嚏,头拼命向上昂着,似乎随时都想挣脱马缰,奋蹄疾奔而去。这么一看,那些懂马的行家立刻就明白了,这可是一匹经历了战场厮杀的烈马,绝对是匹宝马,可是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

那牵马的胡人见人们赞不绝口,便趁热打铁,伸手摘下头上的毡帽,一边挥舞,一边扯开嗓子喊道:“诸位都看到了,此乃纯种的西域良马,追风赛电,日行千里。你们仔细察看那毛色、骨骼、气度,哪一样不是上品?诸位别看此马高大壮硕,其实才五个牙,口嫩着呢!不信?你们瞧,你们瞧!”

他一说完,旁边就有人往上靠。那人一看,将毡帽重新戴在头上,腾出左手,掰开马嘴,让人们一一过目。人们一看,立刻发出啧啧称奇之声,而那个胡人的右手,始终紧紧地抓住那马络头,丝毫不敢松懈。

“常言道,得良马如得良伴。战乱年头能有这样一匹好马,可以说是福气啊!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啦!”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显得万般无奈的神情说:“我若不是急于回乡,缺少盘缠,又怎么舍得将它出手!”

“你要卖多少银子?”有人问。

“现今时价,身高四尺二寸的儿马,值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这是就平常马而言。我这匹马身高近七尺,又是纯种西域马,你说值多少?”

“少啰唆!干脆点!卖多少?”

西域胡人略一思忖,咬咬牙说:“一百两,一口价!少一钱也甭想牵走它。我急着使钱,便宜哪一位了?”

人们又嗡嗡地开始议论,有的说贵,有的说不贵。其实这围观的人中,十之八九是来瞧热闹的,既不谙相马之道,也无购马之意。那些行家虽然心知肚明,这赤褐马价值远不止一百两,若在平时,配上好一点的马鞍、马镫,稍加修饰,至少可卖到五百两,甚至更多;但一来此马来路不明,弄不好鸡飞蛋打,惹来祸端;二来性子太烈,恐怕难以驾驭,反成累赘。因此,谁也不愿上前搭腔。

那位西域胡人见这般情形,正要开口再卖弄一番,人群中突然拥上四五个十六七岁的后生。他们都是“东城六营”的无赖子弟,整日里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平时从未见过这么威武雄健的骏马,按捺不住,便一齐围上来,这个摸摸腿,那个摸摸尾巴,还有一个,用右手食指在那马左侧的刀痕上划来划去,嘴里还一边哼着小曲。

“快走开,走开!”西域胡人大声呵斥,他一听那赤褐马急促粗重喘息,就知道那马发怒了,想使劲攥住手中的马缰。

就在这时,那马向上猛一仰头,顺势往旁边一甩,挣脱马缰,后腿直立,两只前腿腾空而起,头向苍穹,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似乎在宣泄它心中久积的悲愤。

那几个后生被这突起的变故惊呆了,待到回过神来,准备跑开时,赤褐马已在空中扭转身子,四蹄着地,奔着他们疾冲而来。那些手脚灵活的,本能地向旁边一闪,有两个行动稍慢,被撞翻在地,马蹄再一踏,便在地上翻滚抽搐,呼爹叫娘,显然是断了肋骨。

赤褐马像箭一样,从人群闪开的口子中窜过,撒开四蹄,朝校场空旷的一端飞驰而去。

“快截住它!快截住它!”西域胡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急得捶胸顿足。人群中的议论声、咒骂声、呼喊声,交相错杂,如沸如扬,淹没了他的声音。

或许是赤褐马刚解脱羁绊,还辨不清方向,或许是有意要向人们挑衅,它跑出一百来步,竟停了下来,在那里慢慢地兜着圈子。

西域胡人拔腿猛跑过去,用手去抓缰绳,谁知道赤褐马头一偏,扬起前蹄,奋力一踢,正踢在那胡人的前胸上,幸亏他躲闪得快,而且魁梧粗壮,才未伤筋骨,只是痛得龇牙咧嘴,再也不敢上前。

望着仍然在兜圈子的赤褐马,那胡人又急又怒。万般无奈之下,他脚一顿,拱手对围过来的人群说:“哪位英雄替我收服这匹劣马,在下感激不尽,并心甘情愿将此马让给他,只收白银五十两,绝无反悔!”

听了他的话,人群中有人跃跃欲试,但再一看那凶狠暴戾的赤褐马,便又犹豫、胆

怯起来。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位军将模样的汉子,边走边捋起袖子,露出一双长满黑毛的粗壮胳膊。那人身躯如铁塔般又高又壮,步伐却十分灵活。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绕着赤褐马跑了几圈,瞅准时机,加快脚步,一把抓住马缰,拼命往后拽。岂料赤褐马力大无比,竟然速度不减,拖着汉子照样兜圈子,那汉子也不肯放手,越发用劲,死命拖住。马缰虽是粗牛皮所制,却也禁不起这般拉拽折腾,转了几圈,“啪”的一声断了。

那汉子猝不及防,四脚朝天跌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赤褐马放慢脚步,回头看看,也不再兜圈子,不慌不忙地向人群外跑去。

“完了!”不仅那胡人,而且在场的围观者也都这样想。

正在众人绝望之际,突然听得一声暴喝:“畜生,休得逞能!”音犹未歇,一位青年已掠过人群,几个箭步追上去,离马尚有数尺,双脚一顿,腾身跃起,在空中一个转身,稳稳地骑在马上。

“好!好……”众人齐声喝彩。

赤褐马猛然间被制住,狂性大发,不住颠跳腾挪,想要将那青年人甩下去。怎奈青年紧抓马鬃,双腿夹住马肚,就像生了根似的,稳如磐石。那赤褐马一看这一招不灵光,便使出惯用的伎俩,后腿站立,前腿腾空,直立而起。可那青年双手抱住马脖子,身子仍然紧贴马背。赤褐马见不但摆脱不了他,脖子反而被勒得一阵剧痛,野性大发,撒开四蹄,风驰电掣般向前飞奔而去。跑了约一箭地,突然停步,臀部猛地耸起。马上的青年经这一顿一耸,身子霎时从马背上弹起来,头下脚上,眼看要被甩下马去。

围观的发出一阵阵尖叫声。情急之中,只见那青年双手揪住马鬃,腰一使劲,双腿猛地向上一蹬,旋即恢复原位,稳稳地又跨坐在马背上。

那青年被惹得性起,气沉丹田,双腿猛地一用力。赤褐马吃不住这暗运的神力,又撒腿狂奔起来。眨眼间跑出了校场。校场前方,是一堵数丈高的土墙,中间未设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角门可通。左侧角门通向繁华的大街,行人川流不息;右侧角门则通向一片菜圃。

要是这马闯进大街,那就麻烦了!人们正在担心,那青年已毫不犹豫地抓住马鬃,猛力向右边一带,朝右侧角门疾驰而去。

这角门本是为行人进出而设,高不过一人多,如何出得去?赤褐马像箭一般向角门冲去。说时迟,那时快,青年将身体本能地一仰,平平向后躺去。可是情况紧急,动作又快又猛,那青年虽躲过了致命的一撞,整个人却重重地从马背上滑下来,“砰”的一声跌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远处观望的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谁知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匹已跑出很远的赤褐马,竟然又掉过头,悠悠地走回到青年的身边,用头不停地在他的胸前拱动着。

人们都在担心那青年人到底怎么样了,哗啦啦围过去。那青年还是一动不动,众人都以为他已经毙命,纷纷惋惜不已。

谁知过了一会儿，那青年竟然动了动，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睁开眼，看到赤褐马正在自己胸前亲昵地来回拱动着，便伸出右手，在马背上轻轻地滑动着。那赤褐马似乎很愉快接受这种抚摸，半截尾巴左右摆动，头在青年人肩膀上来回磨蹭，显得亲热而温顺。

那青年纵身跳上马背，双腿一夹，赤褐马也不再倔强，平稳地跑了回去。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泼洒下来，将校场染成了胭脂色。夕阳中的一人一马，宛如天神一般，显得格外威武雄壮。

青年骑着马，来到那卖马人面前，矫健地跳下马背。人们呼地拥上去，都想一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只见他紫色脸膛，两颊丰润，鼻梁挺拔；宽阔的额庭下，两道粗黑的眉毛，外端微微上翘，几乎延伸至太阳穴；眼睛并不大，也不明亮，却有一种洞彻肺腑的穿透力；他身高七尺，肩宽腰细，体格匀称。真是天表神伟，令人一见便知不是寻常之辈。

“哦，原来是夹马营的赵匡胤！”人群中有人嚷道。

“我说嘛，除了他，还有谁能降伏这匹烈马！”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赵匡胤果然是条好汉！”

赵匡胤何许人也？说来确是不寻常。他祖籍涿州，先辈世代为官。高祖名朮，曾在唐朝做过永清、文安、幽都令；曾祖名珽，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祖父名敬，先后任过营、蓟、涿三州的刺史；父亲名弘殷，从小骁勇，擅长骑射，后唐庄宗时，曾主管禁军。赵弘殷娶定州安喜县杜家庄庄主第四位女儿为妻，不久迁来洛阳夹马营居住。杜氏容貌端庄，心地仁慈，治家颇严。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取名匡济，不幸夭折；第二胎复生一男，取名匡胤；后又得二女二男，长女夭折，二女即后来的燕国公主，二男名匡义、匡美。

相传赵匡胤出生之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夜不散，体有金光，三日不变，人称“香孩儿”。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有人说，这香孩儿是救人济世的定光佛转世；也有人说，那后唐明宗李嗣源登上皇位之后，每晚在宫中焚香祈祷，言自己本为胡人，暂承唐统，希望上天早降圣人，平息动乱，统一中原，必定是他的一片诚心感动上苍，才在洛阳诞生了这灵异的香孩儿。

这赵匡胤从小喜欢骑马射箭，练习武艺。长大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擅长棍法。他天生神力，将一根三十六斤的铜棍使得出神入化，只是不喜欢读书。

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出身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素爱读书，见赵匡胤酷爱武艺，担心他重武轻文，将来难成大器，屡屡劝他多读圣贤之书。赵匡胤却一本正经，振振有辞地回答母亲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天下混乱，兵戈未靖，孔孟之道，无以为用。孩儿愿娴习武事，以待他日驰骋疆场，成就一番事业。”杜氏见他说得坚决，且自有一番道理，也就随他的意思去了。

本来赵匡胤无意买下这四匹马，可谁知降伏了这暴戾的赤褐马之后，竟起了惺惺相惜之心，再也舍不得。只碍于随身未带银两，便在附近熟悉的商贩手中借了五十两白银，买下这四骏马。那西域胡人虽然少得五十两银子，但有言在先，只好悻悻地离去。

赵匡胤翻身上马，出了校场，径直向夹马营跑去，顷刻间便来到了家门前。

这是一幢夹马营最普通、最常见的房舍：门外几株浓密的大榆树，进了大门，是一个宽敞的庭院；过了庭院，便是正房。正旁中间有一个厅堂，厅堂右侧是父母的卧室，左侧为赵匡胤小夫妻所居，内侧的两个小房间，分别为妹妹和弟弟的卧室。

赵匡胤牵着马走进院子，喊了一声：“娘，我回来了！”

“哥哥回来啦！”七岁的匡义喊叫着，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他一眼瞥见那赤褐马，不禁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拔腿跑过去，想摸摸它。

“别过来，它凶得很哩！”赵匡胤伸手挡住匡义，然后将新换的马缰，拴在院中的柳树上。

“哥，让我瞧瞧嘛！”匡义仍不甘心。

“别急，以后熟悉了，不但让你摸，还让你骑呢！”说罢，拉着匡义的手，迈步走进厅堂。

“什么事，这么吵吵闹闹的？”杜氏抱着刚满周岁的匡美，从卧室里踱出来，右手在孩子身上有节奏地轻拍着。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中等身材，微胖，因过度操劳，头上已间有白发，脸色略显憔悴，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雍容的气度和刚毅的神态。

“娘，哥骑回一匹赤褐马。”匡义的嘴总是那么快。

“什么赤褐马，胤儿？”杜氏望着赵匡胤，慈爱的目光中透出几许威严。

赵匡胤虽不喜儒家典籍，却禀性纯孝，而且父亲赵弘殷常年在外征战，他自小由母亲一手抚养教诲，自是对母亲十分敬畏。

听到母亲发问，他赶忙恭敬地回答：“孩儿在东校场遇到一匹罕见的千里神驹，用五十两银子将它买下来了。可真是捡了个便宜呢！”他对降马触门的事，只字未提，怕引起母亲的不安。

“五十两，哪来的银钱？”

“在朋友处借的。”赵匡胤知道，父亲很久未寄钱回来，家里并不宽裕，自己不曾挣回半文铜钱，还要如此花费，母亲肯定不高兴。

他低声回答完，趁机偷偷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的脸色果然显得严肃，赵匡胤心中不由一凛。

杜氏缓缓在椅子上坐下来，挥挥手说：“胤儿，你坐下！娘有话对你讲。”

“娘说吧，我听着呢。”他顺从地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胤儿，你已年满二十，今年又娶了媳妇，已经是个大人了。我不反对你操练弓马武艺，可你整天这样东游西逛，终归不是正事。何况大丈夫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爹在战场上以性命相搏，已有一年多杳无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娘也日见衰老，你弟妹都还尚幼，将来持家的重任，还有你自己的前程，都应当多想一想才是啊！”

“娘，你放心，孩儿决不会辱没祖宗，辜负你老人家的期望！”

“那就好，那就好。”听了儿子的话，杜氏稍感欣慰。

吃过晚饭，赵匡胤向母亲问过安，回到自己的卧室。

妻子绮云递过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望着他温婉一笑，笑容中蕴涵着无限的爱意。

绮云是贺景思的女儿,与赵匡胤同龄。因为贺景思和赵弘殷同为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交情深厚,赵弘殷知道绮云性情温婉,容貌秀丽,就替赵匡胤下了聘礼,贺景思自然一口应承,生死之交又成了儿女亲家。自从春天绮云嫁过来之后,小两口如胶似漆,十分恩爱。绮云上孝敬婆婆,下照看年幼的小姑、小叔,还帮着婆婆操持家务,全家上下无人不喜欢她。

“相公,发什么呆呀?”绮云见赵匡胤端着茶杯在沉思,用右手食指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微笑着问道。

妻子那柔荑般的嫩指、如花的笑靥、似水的柔情,让赵匡胤心神一荡。他放下茶杯,顺势揽过绮云,将她拥在怀里,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绮云倚在他胸前,抚摸着他的后背,说:“相公,你不要烦闷,婆婆也是为了这个家。你想想,公公这么久没有消息,世道这么乱,你又至今未有正经的营生,她能不着急吗?”

“我知道,全怪我无能。”他闷声答了一句。

“相公,要不你先答应跟我舅舅去做生意,一来可以接济家中用度,二来让婆婆高兴,三来能见见世面。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等琐事,姑且作为权宜之计罢。”

赵匡胤沉默不语。绮云的娘家舅舅是个大富商,主要在鄂州、朗州、潭州一带经营茶叶、丝绸,获利颇丰。由于战乱迭起,路上不太平,很想找个像赵匡胤这样武艺高强、忠诚可靠的人去做帮手。此事已经提了好多次,无奈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原因十分简单,赵匡胤早就想投军从戎、搏杀疆场,只不过亲情难离,时机未到,暂时不能付诸行动罢了。

绮云见他又皱起了眉头,也就不再多言。

第二天,天刚拂晓,赵匡胤早早起了床,饭也没吃,骑着赤褐马出了城,来到洛水边。

洛水岸边一片绿茵萋萋,河面开阔。赵匡胤放开缰绳,听任马儿四处吃草,自己则仰面朝天,在草地上躺了下来。空气是那么湿润清新,身下的青草,传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可赵匡胤的心怎么也无法宁静。

昨天晚上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又浮上脑际:到底是经商还是从军?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抉择,再游荡下去是绝对不行了。显然,经商是一条相对稳定的、合乎常规的人生道路,它将人导向一种富裕安定的幸福生活;而从军则充满了凶险和不可预知的因素,可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它也许将人导向死亡,也许将人导向辉煌的顶峰。

赵匡胤心绪纷乱如麻,站起身来,放眼望去,只见晨雾之中,洛河水汹涌澎湃,滔滔东去,惊涛拍岸,如震如怒,显得十分壮观。他猛吸一口气,胸中的豪情不禁油然而生,“逝者如斯,人生苦短。何不趁着年轻,效命沙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侧身商贾之间,庸庸碌碌,岂不是在世上枉走一遭?况且当今天下纷攘,生灵涂炭,契丹亦对中原虎视眈眈,这正是大丈夫匡扶社稷、建功立业的好时机,我又焉能舍鸿鹄青云之志,作燕雀蓬蒿之计呢?”

决心一旦定下来,赵匡胤如同卸下了心头的千斤重担,浑身感到说不出的舒坦,他忍不住面向洛河,噙口发出一声长啸,啸声传得很远,在对岸的山谷中回荡。

赤褐马听到啸声,以为是主人在呼唤,飞快地跑了过来。赵匡胤伸手在它的脑袋

上拍了拍，赤褐马低下头，嗷嗷地叫了一声。

这时，太阳缓缓地升起来，驱散了薄薄的雾气，天地间的一切变得那么清晰，那么瑰丽。望着那轮光芒四射、赋予天地万物以蓬勃生机的红日，赵匡胤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亢奋与冲动，一种要宣泄内心情感、赞美太阳的强烈愿望。一向不喜诗赋的赵匡胤略作沉思，一首七言绝句竟然奔涌而出：

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流星赶却月。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寒冬已经来临，这年冬天，连日来要北征契丹的传闻终于得到了证实。洛阳城中不断有朝廷调集的军队粮草开往北方，人喊马嘶，闹得本就十分繁华的西京城沸沸扬扬。

自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来，中原地区就不断受到契丹的骚扰和掠夺。听到天雄节度使杜重威受晋出帝之命，率领朝廷所能征调的所有兵马，会同天平节度使李守贞，讨伐契丹，决意恢复幽州，荡平塞北，一举根除北患的消息后，“东城六营”的年轻人，有不少人慨然从军。

赵匡胤看着他们身着戎装，满脸神气的样子，心里羡慕非常，无奈父亲至今征战未归，消息不通，家中全是妇孺，自己身为长子无法弃之不顾，只好暗自惆怅。

没料到不久有消息传来，杜重威的大军刚抵瀛州，便中了契丹的埋伏，损兵折将，锐气大挫，不得已撤过了滹沱河，与契丹军队隔河对峙。杜重威初战新败，心存怯意，不敢主动进攻，又以为有险可恃，戒备不严，结果契丹派兵偷渡滹沱河，切断了晋军的粮道与归路。挨到年底，杜重威见援兵不至，粮草将绝，契丹主耶律德光又许诺他为中原之主，竟然下令将士解甲投戈，投降契丹。可怜晋军数万兵士，空怀报国效主的一腔热血，不禁仰天号哭，声震原野。

晋军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原，朝野震撼，人心惶惶。洛阳城中的那些达官贵人豪绅富贾，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难。赵匡胤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城东的小酒店里和几个朋友把酒对饮，气得将手中酒杯往地上一摔，大骂杜重威匹夫误国，朝廷用人不当，恨不得立刻披甲上马，与契丹鞑子决一死战。只可惜自己手中无兵，只能颓然愤慨而已。

赵匡胤满腔激愤地回到家里，只见厅堂里香烟缭绕，母亲杜氏双掌合于胸前，跪在蒲团上，双眼微闭，口中喃喃祈祷着：“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我丈夫在外逢凶化吉，全家大小平安无事，阿弥陀佛……”

赵匡胤连忙悄声站在一边，母亲声音一停，便立刻上前叫了一声：“母亲。”虽然在朋友面前赵匡胤为人性格豪爽狂放，但天性纯孝的他对于母亲杜氏却极为尊敬，甚至带着些许的惧怕。

“什么事？”杜氏站起身来，在椅子上坐下。

赵匡胤将在外面听到的情形，一一向母亲禀告。杜氏双眉紧蹙，长长叹了口气。

“杜重威这一投降，朝廷再无军队抵挡契丹的南侵。东西二京也难免落入鞑子之手。城里的大户人家都已经准备逃离洛阳了，我们是否也去南方避避风头？”赵匡胤说。

“胤儿，娘和绮云都是妇道人家，你弟妹年纪尚小，如何经得起？况且北兵凶悍迅捷，一旦得了京城，必将乘势南下，我们又怎么能跑得过他们的骑兵？”

杜氏顿了一下，略作沉思，接着说道：“依娘看，不如暂且留在洛阳，一则毕竟是西京，北兵应当有所顾忌；二则你爹若来寻找，也不致于扑空。”

望着母亲信任的眼光，赵匡胤意识到，眼下父亲在外征战，自己便是家中最大的男子汉，母亲虽然精明能干，但是一旦遇到大事，只有自己来承担这不可推卸的责任。

时局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刚过了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便统率大军，进了京城开封，废晋帝为负义侯，流放北地黄龙府。后晋这个短命小王朝自石敬瑭称帝传到晋出帝石重贵，仅仅二世，祚十一年而亡，但它留下的后患却是无穷的。

耶律德光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开封后，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并告谕天下曰：“从今以后，不休甲兵，不买战马，轻赋省役，共享太平。”话虽如此，但辽国将士，民风剽悍，掠夺成性，根本无法约束。辽军骑兵以牧马为名，四处劫掠，谓之“打草谷”。不但如此，而且还公开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洛阳一带数百里间的百姓几乎被洗劫一空，百姓苦不堪言。自古中原多血性男儿，岂能容忍异族入主？各地豪杰纷纷揭竿而起，或暗杀零散的辽兵，或偷袭辽军营垒，或伏击辽国使者，一时之间闹得辽人头痛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辽太宗耶律德光虽然秉性凶残暴戾，却笃信佛教，无论军机如何繁忙，每隔两日总要去城外的寺庙烧香拜佛。

这一天，照例是他上香的日子。由于汉人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耶律德光外出时戒备极为森严，八人大轿遮挡得严严实实。大轿两侧，各有四名武艺高强的骑兵侍卫，大轿前后还有数百名精悍的亲兵护驾。

舆驾刚走出城大约一里，突然从驿道左右的树林中冲出十来个黑衣人，直扑中间的黄幔大轿。其中为首的一个大汉，肤色黝黑，满脸络腮胡，额头高挺，双眉浓黑如漆，目光如炬。他手持双刀，几个箭步紧逼大轿，右脚轻轻一点，身子斜纵而起，手中双刀一挥，那些侍卫根本没有料到来人身手如此了得，未及还手早已被砍翻马下，身首异处。

黑脸汉子砍翻最前面的侍卫，双脚刚一落地，便毫不迟疑地右手挥刀，直刺轿内。只听“嗤”的一声，锋利的刀锋已然透过布幔，紧贴着耶律德光的脸颊滑过。变故来得如此突然，耶律德光虽然久经沙场，也不由得心中一阵发凉，背上冷汗直冒。

那黑脸大汉见一击不中，正要再度挥刀，余下的侍卫早已手拿兵器，挡在轿前。可是这么一耽搁，耶律德光那些亲兵也早已蜂拥而至。黑脸大汉见状，连忙喝令其他黑衣人，分两队拦住亲兵，自己则继续与那几位侍卫格斗。只见他分柳拂花，身如鬼魅，手起刀落，又有几个侍卫命丧黄泉，可自己同时也被八个一色轿夫打扮的侍卫高手团团围住，怎么也无法脱身。

再回头一看，耶律德光的大轿已被亲兵抬着跑向远处了，而自己的同伴也只剩下

四个,依然在和辽兵缠斗,但已明显处于下风。时机转瞬即逝,黑脸大汉忖度着自己的形势,再斗下去,恐怕所有的人都得命丧于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打了一声呼哨,纵身跳出圈外,如流星般向树林疾奔而去。

那耶律德光逃回王府,心中又惧又怒,派人四处张贴告示,捉拿凶犯。据说耶律德光后来突然离开开封北归,不久在沙胡林暴死,都和这次所受惊吓有关。只不过正史未载,难以确考了。

辽兵进入洛阳将近两个月,整日里烧杀抢劫不断。昔日繁华热闹的古都,变得冷清萧条,人烟稀少。不久,城里出现了粮荒,幸亏杜氏早有准备,不至于断炊,可家里的存粮也是一天天减少。

赵匡胤也不禁为此发愁,唯一的办法是去城外的大黄庄买些粮食。自己是家中的长子,自然要替母亲分忧,于是跟母亲商量,说自己打算出城去买粮食。

母亲杜氏一听,虽然担心,但全家人要活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杜氏反复叮嘱他路上小心,千万不要招惹辽兵。赵匡胤一一允诺。

赵匡胤牵着赤褐马,顺着冷冷清清的街道出了城门,远远望见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不少人在围看,连忙走上前去。

原来是辽国通缉刺客的告示,上面还画着刺客的容貌,如有活捉者赏银五千两,杀死者赏银三千两,报告消息者赏银一千两。得知画上这位黑脸大汉,便是刺杀耶律德光的人,赵匡胤又是钦佩又是惋惜,暗想:“这位好汉的行刺,虽未免太鲁莽,但也算得上是惊天动地。如此敢作敢为,方可称得上大丈夫!”

大黄庄在洛阳城东南三十里的玉泉山下,一路上田园荒芜,罕有人迹,满目凄凉。赵匡胤一路策马前行,大约行了十里,突然听到路边树林中,隐约传来打斗声,心中一动,赶紧下马,悄悄向树林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刀剑撞击声中夹杂着呼喊声、喘息声、呻吟声。赵匡胤回头拍拍赤褐马的脑袋,示意它停下。自己蹑手蹑脚走上前去,躲在一棵大树后窥视。

只见二三十个辽兵,正在围攻一个黑衣人。那黑衣人双手各持一把鬼头刀,步法灵活,身手敏捷。但那些辽兵也相当英勇,且训练有素,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轮番进攻,纠缠不放。赵匡胤仔细打量那黑衣人,不禁大吃一惊:他就是榜文上通缉的刺客!

赵匡胤心中一股豪气油然而生,顺手抄起地上一根胳膊粗的树枝,便要冲过去相助。说时迟,那时快,赵匡胤尚未现身,只听得半空中一声暴喝:“鞑子看枪!”随即一道白影,从树上飘然而下。

来人一袭白衣,身材修长,手中拿一杆长枪,进退之间衣袂翻飞,体态婉转,犹如玉树临风。一杆长枪使得出神入化,呼呼生风,直杀得辽兵鬼哭狼嚎,与那黑衣人的粗犷强悍,形成鲜明的对比。赵匡胤在一旁忍不住暗自喝彩。

忽然间,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不好,鞑子的援兵来了!”再拖延下去,两人绝非鞑子兵的对手,赶快脱身要紧。赵匡胤见情势危机,顾不得母亲的叮嘱,大吼一声,冲了过去,迎着其中一个武士,兜头就是一棍。那武士慌忙中举刀去挡,可哪抗得住他的天生神力?只听得“咣”的一声,刀掉在地上,而那木棍的威力仍然不减,正

砸在那人的天灵盖上。可怜那个武士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一命呜呼！

赵匡胤得势不饶人，右脚上前一步，将棍子扫向另一个武士，正中胸口。那武士踉跄倒地，七窍流血而死。转瞬之间就打死了两个武士，这时黑衣人又奋力砍死一名武士。其余武士一看架势，再也不敢恋战，一声呼喊，拔腿向林外跑去。

赵匡胤环视一下横七竖八的尸体，对黑衣人、白衣人急急喊道：“两位英雄，鞑子援兵已到，此地不可久留！不如先跟我去玉泉山，到那里再细叙！”说完，撮口长啸一声，赤褐马飞奔而来。其余二人也纵身跃上马背。三匹马向玉泉山疾驰而去。

玉泉山距树林不过二十里。三人驱马狂奔，不足一顿饭的工夫就到了玉泉山下。半山腰有个白龙潭，方圆半亩，三面古柏参天，潭水清澈，潭水一侧是悬崖，一道清流直泄而下，注入潭中。

三人拴好马，在潭边坐下，各自互道原委。原来那黑衣人姓韩名令坤，是磁州武安人氏，出身将门，从小习武，威猛过人。辽兵侵占中原，占据京城开封，飞扬跋扈，鱼肉百姓，他便发誓要效法荆轲，刺杀辽帝。于是邀集了一群侠义志士，详细策划刺杀计划，无奈行动失败，遭到官兵的大规模搜捕。韩令坤等人在辽兵的不断追杀下，来到洛阳郊外，同伴尽数被杀死，他孤身一人苦战枣树林。若非有人相救，恐怕早已暴尸荒野了。

那白衣人复姓慕容，名延钊，是山西太原人，父亲慕容章是并州刺史。因为不愿儿子长大后再过行伍生涯，立志将他培养成一个知书识礼的儒学之士。因此他自幼熟读各种典籍，平日里吟诗作赋，满口子曰诗云。谁料十六七岁上，遇到一位云游道士，说他骨骼清奇，天生是练武的好资质，并愿意收他为徒，传授绝艺。当时战乱迭起，父亲也不再阻拦，于是边习武边读书，十几年下来，不仅练得一身好武艺，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

互相道罢来历，慕容延钊手抚着枪杆，哈哈一笑，说道：“在下前往洛阳探视岳丈岳母，岂料尚未进洛阳城，便遇上了两位兄台，岂非有缘？谚曰：有缘千里来相会。此之谓乎？”赵匡胤、韩令坤一听，想到三人本素不相识，今日却在此时此地相遇相知，确实是机缘巧合，异口同声说：“真是有缘，真是有缘！”

赵匡胤站起身，拱了拱手说：“两位英雄，我们今日能相会于此，既是有缘，何不结为异姓兄弟，将来也好有个照应。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好极！好极！”韩令坤乐得一蹦而起，“俺这条命是你们捡回来的，救命之恩，俺韩令坤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两位若不嫌弃俺粗鲁，那可真是俺的造化了。”韩令坤是个极憨厚爽快的人，对赵匡胤两人拔刀相助，心中早已是不胜感激钦佩了，何况赵匡胤天表神伟，有胆有识，慕容延钊潇洒倜傥，能武能文，都是当世罕见的豪杰之士。能与这样的人结为金兰，自然是求之不得，一百个愿意。

慕容延钊微微颌首道：“两位所言正合吾意。《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曰：‘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我们三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正该结为异姓兄弟，将来齐心协力，纵横天下，亦不枉此一生！只是在下不才，年龄虚长，恐怕辱没了两位青年英雄。”

“两位千万不要说什么嫌弃、辱没之类的客套话，这样反见外了。我赵匡胤见识

虽浅,却也知道两位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今日有幸与两位结交,实在是大慰平生。”

慕容延钊微微一笑,从行囊中取出一个酒葫芦,对两人说道:“今日山野之中,我三人姑且以此代杯,歃血为盟。”

于是三人各自割破食指,将鲜血滴于葫芦中,三人的血在酒中融为一体。然后走到潭边并排跪下,按年龄长幼排序,慕容延钊最长三十四岁,是大哥;韩令坤二十二岁,是二哥;赵匡胤二十一岁,自然是三弟。三人齐声盟誓道:“苍天在上,今日我三人在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违背,天打雷劈,神人共殛!”誓毕,将血酒一饮而尽。三人不约而同放声大笑!

刚刚恶斗了一场,三人早已饥肠辘辘。韩令坤脚步虚浮,脸色发白,只是死撑着。慕容延钊见状,从随身行囊里掏出几个红薯,递给韩令坤、赵匡胤,笑着说:“虽无酒肉,红薯亦可充饥。君子不耻恶衣恶食,一簞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也。”韩令坤、赵匡胤听他满口文绉绉的,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吃罢红薯,慕容延钊起身,用空酒葫芦打来潭水,喝了一口,道:“看来洛阳城是进不得了,愚兄准备先回太原,再做计较……”尚未说完,韩令坤抢过话头:“俺在来洛阳的路上,听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已在太原称帝,公开和辽军对抗,天下英雄都归附于他,不如俺们也一起投奔他。凭俺弟兄们的武艺,不愁没有锦绣前程!”

“此事愚兄也有所耳闻!那刘知远称帝,虽未改晋国国号,但心术不正,必有私图;且此人獐头鼠目,实非明主。倒是他手下有一员最信任的大将,名唤郭威,勇武而多谋略,更兼宽厚容人,甚得人心。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我辈真要投军,也须投在郭威将军麾下,方是良策。”

瞥见赵匡胤面露沉思之色,慕容延钊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慢慢说道:“三弟,方今鞑子入侵,中原纷攘,你我兄弟,正该奋发砥砺,驰骋疆场。愚兄以为,我三人莫若前往太原,效力郭威将军帐下。你看如何?”

赵匡胤抬起头来,面色凝重地说:“两位贤兄所言极是。小弟虽驽钝,却也素怀报国之愿、建功之心,本当随两位兄长前往太原。只是小弟有一事未了,恕我不能同行。”

“不知三弟有何事?”两人异口同声问道。

“家父从军在外,已数年未归,杳无音信。前几日听人说,他在襄阳王彦超军中。小弟须先赶往襄阳,见过家父,然后再赴太原,与两位兄长会合。来去不过两三个月时间,不知这样可好?”

两人见他去意颇坚,况且探望父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就不再多劝,说道:“好,三弟,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在太原等你。”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烦劳两位兄长,如果辽兵已经北归的话,请两位设法去洛阳夹马营小弟家中报个信,以免家人挂怀。拜托了。”

“贤弟放心,我们一定尽快通知你的家人。只是你孤身一人南行,定要加倍谨慎。你要速去速回,你我兄弟早日相聚太原。到时我们再为你接风,把盏尽欢。”

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刚刚结为兄弟的三人,各自上马远行……

第二章 襄阳城潜龙遭忌 龙兴寺高僧传法

赵匡胤辞别两位义兄，一路昼伏夜行，尽量避开官道，抵达襄阳城下时，已经是三月底了。襄阳地处荆楚上游，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蔽荆衡，北接宛洛，檀溪带其西，岷山亘其南，汉水环萦，樊城对峙，堪称南北之通衢，中原之门户。

赵匡胤牵着马，从城东的阳春门进了城。只见城内街道宽阔，店铺林立，人来人往，显得十分繁华，简直可与战前的洛阳相媲美。时已黄昏，人困马乏，须找个客店安顿下来。他沿着街道往前走，四下张望，一抬眼看到“悦来客栈”的匾额，便走了进去。

“客官，住店吗？”小伙计早已笑脸迎上。赵匡胤要了一间客房，交代伙计将赤褐马牵到后面的马厩里好生喂养，自己要了一壶酒，自斟自饮起来。心里正盘算着如何打听父亲的消息，忽听邻桌有人说：“陈二哥，你听说了吗？辽主耶律德光已经率军北归啦！”

“这谁不知道？据说辽兵临走之前大屠相州，城中男子被杀得尽数不留，年轻妇女一概掳去，全城只剩下几百口人呢！那耶律贼真是作孽！”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话真是半点不虚，前几天耶律德光在沙胡林一命呜呼，真是报应不爽啊！”

听到这里，赵匡胤长吁了一口气，抓起酒壶，昂头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随即高喊：“小二，拿酒来！”

小二赶紧过来添满酒。刚要离开，赵匡胤一把抓着他的手，将他按在凳子上，道：“在下请你喝酒，能否赏脸？”

“客官，你这是？……”小二一脸惶惑。

这襄阳地区民风剽悍，好斗轻生，动辄刀剑相向，借酒闹事更是家常便饭，所以小二一看赵匡胤的架势，立即惊惧不安起来。

“掌柜的，不必担心，在下并无恶意。”赵匡胤见他害怕，便松开手，“请你喝酒不过两个原因，一则为辽兵北撤和耶律贼暴死；二则在下要向你打听一件事。”

“客官所问何事？”

“襄阳防御史王彦超将军的衙署在何处？你是否知道他手下有一位叫赵弘殷的军将？”

“防御史衙署设在城东南魁星楼旁边，离这里不远。至于赵弘殷，请恕老朽见识短浅，确是不曾听说。不过，这也容易，客官去防御史衙署一问便知。”

那小二转身刚要走，忽然又转过身来，拍拍脑袋说：“你瞧，我差点忘了。防御史衙署有位姓王的将军，每天都要来小店喝两杯。客官明日问他便可知晓了。”

第二天早上，赵匡胤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了，忽然记起今天要与那位王将军会面，便赶紧穿衣洗漱，走下楼去。